

古书秘藏



主编 励东
延边人民出版社

PDG

总 目 录

云 仙 啸.....	(1)
玉楼传情	(29)
梅 花 洞.....	(195)

「清」天花主人

云
仙
嘯



目 录

第一卷	裴节妇完节全夫	(5)
第二卷	都家郎女妆奸妇	(17)

第一卷 裴节妇完节全夫

村媪提携六岁儿，卖向吾庐得谷四斛半。我前问媪卖儿何所为，媪方致词再三叹：“夫老卧病盲双目，朝暮死生未可卜。近村五亩止薄田，环堵两间惟破屋。大儿十四能把犁，田少利微饭不足。去冬蹉跎负官税，官卒打门相逼促。豪门称贷始能了，回头生理转局缩。中男九岁识牛羊，雇与东邻办刍牧。豪门索钱如索命，病夫呻吟苦枵腹。以此相顾无奈何，提携幼子来换谷。此谷半准豪门钱，半与病夫作粥。”村媪词终便欲去，儿就牵衣呼母哭。媪心戚戚复为留，夜假空床共儿宿。曙鼓冬冬鸡乱叫，媪起彷徨视儿儿睡熟。吞声饮泣出城走，得谷且为贖穷鞠。儿醒呼

母不得见，绕屋长号更踟蹰。观者为洒泪，闻者为掣蹙。吁嗟猛虎不食儿，更见老牛能舐犊。胡为弃掷掌上珠，等闲割此心头肉？君不见富人田多气益横，不惜货财买僮仆。一朝叱咤嗔怒生，鞭血淋漓宁有情。岂知骨肉本同胞，人儿我儿何异形。呜呼！安得四海九州同一春，无复鬻女卖男人。

这首诗词，叫做《卖儿行》，是一个才子王九思所作。那王九思表字敬夫，中弘治丙辰进士，官至翰林检讨。正德年间，刘瑾乱政，翰林俱调部属，敬夫却做了吏部文选司。后来刘瑾死了，降做寿州府同知。他便不愿为官，随即致仕。一日闲坐家中，只见一个惯在他家走动的张媒婆，同一个老媪，领一小孩子，后边又随着两三个人，走进来。敬夫看见，便道：“为何多时不见你来？这几个是甚么人？”张媒婆道：“两日没得工夫，不曾来望得。”因举手指那老媪道：“今日特为他的事，来相恳老爷。他是本地村上人，这小孩子，是他的儿子，要托老身卖与人家。老身思量别家不是养人的去处，须是老爷这里，还觉放心些。万望老爷方便他们，也是

阴德。”敬夫便问：“孩子几岁了？为什么要卖起来？”那老嫗道：“老爷在上，我丈夫叫做邬奉萱，祖遗五亩薄田，向来自种自收。不幸前年生下一场大病，双目不明，竟做了一个瘫子，起床不得。去年勉强唤大儿耕种，谁想他年纪小，不知世务，田已荒了。虽然收得几石谷子，还官粮也不勾，只得到人家借来完纳。不料欠下的私债，比着官粮到狠几倍，日日催逼。出于无奈，因此把这六岁的孩子来换些米去，一则清完这项债务，二则与丈夫苟延性命。”说罢呜呜的哭起来。敬夫听到伤心之处，便叫人斛出二石米与他。那老嫗道：“本不敢计较，只因不勾我用，还要求老爷添些。”敬夫又叫人再添他三斗，老嫗遂唤随来这几个人装好挑去。自己谢了一声，起身要走，却被小孩子扯住大哭，再三不肯放手，老嫗只得住下。过了一宿，到明日趁他睡熟，遂轻轻的脱身。刚到门前，谁知小孩子已是醒了，叫几声母亲，不见应声，便爬起来号啕大哭。敬夫听得，未免有些不忍，随叫人赶那老嫗转来，分付他道：“你那小孩子原领着去罢，米也不要你还了。”老嫗见敬夫说这几句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有什么缘故，到吃了一惊道：“老爷说那里话！得了身价，就是老爷家里的人了，怎么敢领去？”敬夫道：“我实不忍见你母子分离，却是一片诚心，并不与放债的一样心肠。你休错认了人，道我是个假意。”老嫗见他说话真实，不好拂他的盛意，方才感激，同着小孩子泣拜而去。敬夫看见了这个光景，心上十分伤感，做下这首《卖儿行》，真个字字酸鼻，令人不忍再读。而今在下又有一段故事，却是卖妻子的，比着卖儿子的更觉伤心。幸遇着贤明官长，主张配合，比着还儿子的，更觉有趣。虽不曾有个才子做首《卖妻行》的诗，在下这篇说话，权当是个小传，与看官们消消长昼何如？

话说天启年间，徐州有一位官人，姓李名荣，表字季侯，年纪不上三旬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妻房裴氏，甚是相得。祖上原是个耕种人家，颇觉过得日子。自他父亲李孝先，忽然有志读书，那田事便不能相兼了，却租与人种。他虽做了个秀才，谁知那秀才是个吃不饱、着不热的东西，渐渐落寞起来，勉强的挨过一世。传到季侯，越觉不济。不惟也顶了读书二字，没有别样行业，更兼遇了两个荒年，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。却是一件，若止为自家的衣食，或者还可支吾，独有那钱粮，不因他是个穷人，便不要完纳。起先还有些家伙卖来抵偿，后来没有家伙却卖房子，他心里几番

要把田来出脱。原来那些人，个个贪着安逸，自己有田的，也要摆脱开去。只因没个售主，只好皱眉过日子，岂肯把别人身上的虱，反放在自己头上去搔？因此更没人相处了。闲话且住。却说这季侯因官粮不曾清楚，终日恼闷。不道已到催比日期，那些公差早来相请。他却别没个法子，可以搪塞，除非把个屁股，受领几个毛板，只算尝新，且到下限，另作道理，只得随他到了县前。谁知那知县是个怜念斯文的，看见了季侯，虽不曾考他的学问，那外面像读书人的模样，免不得在孔夫子面上做个人情，已是饶过一次。季侯归家，满心欢喜，与裴氏说知，方才称赞读书的妙处，与众不同。裴氏道：“你今日虽然脱过，下限少不得要完的，难道到叫知县代赔不成？”季侯道：“这个何消说得。过了今日，下限还有两三个日子，我到亲族人家去那借就是。”当夜过了。到明日走到人家，指望些少借贷，暂时应急，或者还有个肯应承的。谁想那几个亲族，俱有个拒借之法，已是不约而同，不等季侯开口，先把自己的苦经念上两三藏。尽有住得远的，不惟饭不肯留着一顿，就是钟冷茶，还算是亲戚分上相待的盛情了。季侯做了个有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这番忧闷比前更加几倍。起先还指望亲族那里可以那移，如今已做了绝望，料想读书二字当不得银子使用，限期又到，那屁股上的几下，自然是取之如寄，不劳再费辞说的。过了一日，看看又来催比，只得走去领打。却又在路上思量几句通文说话，希冀在书上讨个人情。及至当堂，心上慌张不了，那里还记得什么言语，惟办得个“该责”二字而已。原来他的命运还好，依先动了个侧隐之心，并不打着一下，止道：“你既是读书人，自然知些法度的。本县今日再饶你一限，下次如再不完，定然要官法处治了。”季侯感激不过，叩谢出来。忙忙的归家，与裴氏说知，依旧十分快活。裴氏道：“是便是了，下限怎得有银子完纳？倘若不完，就是生身父母，却也饶不过，终不然再将该责二字当得个护身符么？”季侯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我岂不知？但没处设法，教我也是无可奈何。”裴氏道：“你认得惯做中保开果子店的陶三，何不去对他说，或者他还有所在，可以借得。”季侯道：“亏你说起，我到忘了。明日去寻他，一定不错。”是夜再睡不着，左思右想，十分愁闷，百般疑虑，不比前两次限上侥幸快活了。自忖道：“前番在亲族处借贷，已是画虎不成，倘陶三处又成画饼，如何是好？况今事在急迫，若到下限，教我那里

禁得起敲比，忍得过耻辱？只看陶三这条门路不像，料难活了。罢罢，人生在世，总是一死，何不寻个自尽，免得这限又来寻我。”算计已定。

挨到天明，一径到陶三家里来。恰好撞见，把这缘由与他说明。陶三道：“李官人你为何这等不通世务？债是富翁借的，你是一个穷人，那里去借什么债？”季侯道：“你话却有些不明白。止为穷人无处设法，故此借债，怎么到是富翁借起来？”陶三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大凡富翁偶然要银子，一时措置不及，向亲友移借多少，那债主料他还得起，不是赖债的主顾，自然一诺无辞，不消再费唇舌。独有那穷人，纵有极忠厚的心肠，平昔不肯顶着一个赖字的，未免口不应心，渐渐把个赖字揽在身上。那债主料他还不起，谁肯把现本博那赔利？若去说时，徒取人轻慢，有何相干？”季侯听得字字是个切骨之言，料想这头门路早已关煞。急得季侯攒眉蹙额，垂头丧气，呆呆的踱来踱去，自分必死。正要转身，刚走到门首，陶三看见季侯举止失常，甚有情极不堪的模样，叫道：“李官人，如今往那里去？”季侯道：“借债已无门路，只得回家去了。”陶三道：“李官人，在你身上，我道此事还易处，为何这等着急？你平昔这些亲族，比不得外人，情谊上边，不信不看顾你一分么？”季侯道：“亲族若肯看顾，今日不到你家来了。连我也不肯信。前日在亲族人家去告借，只道亲情族谊，自然不拒的。谁知初相见时，原是笑容可掬的，才说到一个借字，就像忽然带了个鬼脸子，换了一付面目的。先把自己的苦经挡头，恰似我到借些个他才好。说什么亲族，说什么情谊，竟同陌路一般。你方才说那世情恶薄，果然不错。只是你不晓得，外人或者到有个轻财仗义的，那些亲族，个个的扶起不扶倒的。我今此来，只道或有可通之路，故此相烦，如今也是绝望了。但目下限期，将何办纳？谅来难过。不瞒你说，我回去决然自尽，以免刑辱了。”陶三道：“唉呀，李官人怎么你说这样没搭煞的话？好死不如恶活，且再算计，不要起这个念头。自古道人身难得，死了是不再活的。”说话未完，只见街上一个妇人锁着，后边簇拥了十余人过去。陶三好事，上前去问其缘故。一个人回道：“那是强盗的妻子，他的丈夫问了死罪，那妇人要官卖的。”陶三听见了这句话，就触类引伸到季侯身上来，转身笑对季侯道：“李官人，有这个活货来卖说好了。我到有一个好计策在此，只是不好说得。”季侯忙问道：“你有甚计策，可以谋得银子

来的么？”陶三道：“没有银子，说他怎的。只怕你不肯做，你若肯时，一谋就成。”季侯道：“若是可以谋得，岂有反不肯之理？你快快说来。”陶三道：“方才听见李官人要寻死路，我想起来，你便死了，留你娘子怎么处？”季侯道：“他自然守节。”陶三道：“只怕未必。不该我说，你的钱粮未完，家资废尽，你娘子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，教他靠谁过日子？依我愚见，到有一个善全之策在此，只是不好说得。”季侯道：“但说不妨。”陶三道：“依我的时节，莫摆了家有贤，毕观了戒头判，性命就可以保全了，读书人说的经权处。”季侯道：“你实实的说个明白与我听。”陶三道：“这是切音不懂。李官人若寻短见，你娘子无靠，必然再醮。为今之计，不如寻个人家，出脱几两银子，一则可以完官，二则官人不致死地，或者后来夫妻还有相会的日子，岂不是个善全之策么？”季侯听说，火星爆出太阳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胡说！可见你是个市井小人，不识伦常大体。难道我李季侯不肖至此？”说罢，挺身就走。

一径回家，又恼又急，愤愤的坐着。裴氏问道：“所事若何？”季侯道：“通天彻地，再无门路了，可恨反受了一口恶气。我意已决，死了罢了。”裴氏道：“受了谁的恶气？”季侯将陶三前后说话，细述一遍。裴氏道：“陶三虽是小人见，处于尔我之势，果然是个经权之策，使得的。你定了主意，竟卖我便了。”季侯道：“娘子，你休把这话来肮脏我。我李季侯是个须眉男子，名教中人。虽在流离颠沛之际，谅不作此不肖之事。方才所言，述这个陶三的话与你听，你休错认了，只道是我假话来探听娘子的口声。”裴氏道：“我实是真情，并非假话。”季侯道：“娘子，你此话果真？果然要去？”裴氏道：“到此地位，还说甚假话？”季侯道：“娘子，你也失张失志了？”裴氏道：“不是失志，其实是经权。”季侯道：“别事可以经权得，这事是经权得的么？”裴氏道：“别人经权不得，惟我经权得的。我谅你的死，其势必然。倘若你便死了，留我在此，官府追逼，还是教我去受辱好，还是官卖我好？到底你也难免身后之耻，究竟原是一样。不如依了陶三，彼此两全，果是善策。”季侯想道：“诧异！这是怎么样解说？是了，我晓得了。这是他厌我贫困，必竟预先与陶三说通，故此叫我到陶三家去，耸动我走这条门路。只是一说，夫妻之情，难道一旦都毁灭了？看他欣然以为得计，罢罢，妇人水性扬花如此，若我死后，留他在

此，做出不可知之事来，其实难免身后之耻。况他如此心肠，到底不妙，由他去罢。”对裴氏道：“此事只是我心上不安，分离何忍？”谁知裴氏毫不介意，反道：“你的主意定了么？只是要依我三件。”季侯道：“那三件？”裴氏道：“第一件，须要个五十余岁的人；第二件，又要个有儿女的；第三件，卖我的银子，我也要一两。”季侯道：“第三件自然依你，只是那二件，又有些解说不出。我今害你受了多少苦，正该寻个少年无儿女的人家，以完你终身，我也放下一半愁肠。你的主意，怎么是相反的？”裴氏道：“我另有一个主意，你只依着我便了。事不宜迟，可再到陶三家去，央他做媒。”季侯道：“方才我发作他几句，怎好再去央他？倘然他故作不肯，怎么样？”裴氏道：“我料他必肯的，你去对他说便了。”

季侯无可奈何，只得重走到陶三家里来。陶三看见道：“李官人，为何又来？”季侯道：“我还有句话，要与商量。”陶三道：“罢罢，李官人这样性子，商量不来的。方才虽是得罪，也是为好的话，到反惹出你的贵气，不要又商量出气来，什么要紧！”季侯道：“不要取笑。方才你的所言，其实逆耳的。不料回家与妻子说知，我只道必然也是怒的，谁想他竟是欣然，略不介意。我细细前后一想，恍然大悟：他必竟是厌乎了困，思量别寻好处。心肠已变，由他去罢，故此又来烦你做媒。只是我身不由主，做人不成的了。”陶三拍手笑道：“到是尊夫人明白，料得透。何如？我们虽是市井小人，算计到不错的。李官人，什么做人不成，叫做事急无君子。依了你诗云子曰上，说什么伦常二字，如今世上的人，个个该灭的了，那里容得一个！及至偏是叫相公老爷的人，愈加把那伦常二字，抹煞的多哩！闲话且住，但不知李官人的来意可真么？”季侯道：“如今是真的了。”陶三道：“有到有一个主顾，只是要来相看的。”季侯道：“若要相看，不要做罢。”陶三道：“一些不难。等尊夫人立在门首，只做看街，待我同这人走过，略看看儿就是。”季侯道：“几时来？”陶三道：“就在明早看过，晚间成事罢。”季侯道：“这等我别过，明日准候罢。”当下季侯归家，对裴氏道：“售主到有一个，只约要在门首经过，相看一相看，怎样？”裴氏道：“我也要看一看。”

明早竟走到门首立着，不多几时，只见陶三领一人来走过。四目相视，不惟那人得意裴氏，就是裴氏，也觉中意。原来那人姓名名义，表字

尚之，是里中一个富商，年将六旬，丧偶已有半年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名唤成志，已有妻室，小的名唤成贤，止得十六岁。尚之因是出外惯的，在家反觉清闲不过，况且还有些欠帐，要出去勾销，可奈家中没个人照管，虽是儿媳在家，恐他年小，不知世务，因此要娶个继室。他又略知风鉴，凭这双眼睛，要相个善于作家的，并不为容貌上起见。当日看过裴氏，知是甘守淡薄的贤内助，心上十分中意。裴氏见他是个老诚持重的人，又打听他有儿子的，正合着那两件主意，也便应允。那陶三两边撮合，讲定十五两财礼，一边交付银子，一边就要收拾动身。一一议过，诸事俱已停当。

到那临别的时节，季侯甚觉凄然，裴氏竟是笑容可掬，并无一些苦楚。季侯看见，心上不乐道：“怎么多年夫妇，一毫恩情也没有？今日这个光景，想是还怪我不曾早卖他哩。可见妇人最是没情况的。”未免一番伤感，遂放声大笑一场，凄凄凉凉的过了一夜。明日遂将十两银子去纳了一票，自道这番限期，便可安枕无忧了。谁知到那限期，依旧有几个公差，要他到官回话。季侯自恃完过十两，绝不惊慌，随着就走。不料一进县门，竟有喝打的光景。季侯情极，忙叫道：“小人已是完过十两，现有官票可证。”知县道：“我不打你别事，正要打你这十两。”季侯道：“不完或者该受老爷责罚，完了如何又打起来？”知县道：“我道你是个穷民，故此饶你二次。你原来是个富翁，眼见得你刁顽戏弄官长了，怎么不要打？”喝皂隶扯下去打。季侯哭起来道：“这是小人卖妻子的身价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真情么？你妻子卖多少银子？”季侯道：“十五两。”知县道：“既是十五两，怎么止完十两？”季侯道：“因是媒人去了一两，妻子分去一两，那些邻家吃酒去了一两，叔子主婚，去了二两，止剩得十两，故此完这十两。”知县将那几个人的姓名问明白了，立刻拘齐到县。先唤陶三问道：“你是媒人么？还是惯做媒的，还是初做媒的？”陶三道：“小人是开果子店的，因李某托了小人，故此成就他们，也是初做媒的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既另有行业，只该做自己的生理，怎么又夺做媒的衣食？这还可想，他那卖妻子的银子，须不比儿女姻亲，你为什么又要他的谢仪？你既得过他一两，今罚你偿他二两。”又叫众邻来问道：“你们邻里便须和睦，晓得他是个穷人，便该扶持他。你们不扶持他也罢了，怎么他卖妻子与你们什么相

干，也要诈些酒食？既吃过了一两，须还他二两。”又叫主婚的问道：“你是他的叔子，便是尊长了，看见侄儿纳不起粮折，也该周济，方是尊长的道理，怎么到要他二两银子？”那叔子道：“小人纵得他二两银子，总是在他面上费的。三朝满月，免得要卖些盒礼送去，若论起来，边那二两也还不勾，尚要赔出多少，须不是过分得他的。”知县怒道：“胡说！你既有赔出来的银子，怎么不于未卖之前送与侄儿，使他夫妻完聚？今既卖去，到肯赔出不成？明明是个巧言抵饰。本该责你几下，如今为你幼辈的事，饶这一次，速速将四两银子来交与本县，免你送礼的使费罢。”随即差人都押去，立刻追纳，总在季侯粮折项下勾销。又对季侯道：“你卖了妻子，我今与你做媒。有一个妇人在此，你可要么？”遂叫人领那妇人过来。不多时，有个囚妇立在面前。又对季侯道：“你还是要不要？”季侯道：“蒙老爷天恩见赐，极不该回拗。只是小人不幸，致使发妻离异，何忍再求妻室？情愿终身不娶的了，望老爷别与匹配，实为恩便。”知县道：“我怜你是个穷人，好意赏你，你到不堪抬举。我晓得：你如今单身独自，钱粮未完，下限你好脱身逃走么？”季侯道：“小人若要逃脱，连那十两也不纳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不管。”叫禁子且押他下铺，间日带比，限他完日吊放便了。只见知县金了铺牌，狱卒拿燕捉，锁他出去。吓得季侯魂飞魄散，忙喊道：“小人愿领。”知县笑道：“唤转来。”又对季侯道：“你真个愿领么？”季侯道：“愿领愿领。”季侯只得同妇人叩谢，领出县门，顿足道：“老天，我李容前世造下何等罪孽，偏是这些不堪的事，加到我身上来。我好端端一个妻子卖了，到换着一个贼妇，就是天资国色，与我何干？况我终身不娶之心，矢如金石，断不易转的了。如今虽领他回去，不要算他是个妻室，只作一个兄妹过日子便了。”

原来那个妇人姓须，乃是个石女，又叫做二形子。只因父母双亡，却被叔子卖与强盗，骗了重价。那强盗爱他姿色，不忍抛弃，留做个干妻子。强盗惯摇那夜里快缸，有时众人劫得些东西，不拘衣服金银，多少也分些受用。不料众伙败露，招他出来，既有赃物，自然不能罢罪。那时受刑不起，已是告殁了。当下季侯问他出身，及脏罪的缘故，须氏便把此情一一告诉。又道：“我今归了官人，便是终身有靠。我向日还有些少衣饰藏寄在人家，今去取来，做个度日之计。”季侯听说是个二形子，又有些

东西，十分快活。到明早随着须氏，各处取讨拢来，都是衣服绸布之类。又在屋后掘起一包银子，把来藏裹好了，两人欢喜归家。季侯本是个穷人，得了些意外之财，未免小器易盈，渐渐做出富翁身分来。那些邻家，曾与二两之数，代他完过粮折的，不惟恼他不过，且又妒忌不了。便道：“这个妇人，便是官配与他，那些东西，少不得是个赃物，便该入官，怎么竟干没受用？我们地方不去报官，到担一个差字了。”这里正要算计出一个首呈，早被季侯知了风声，连忙把些破旧衣服，竟到县中做个自首免罪之法，道：“蒙老爷赏小人的妻子，不料他有几件衣服，小人惟恐是个赃物，不敢取用，理应禀明入官。”知县道：“这妇人我既与你，这些东西自然是你的了，不须更要入官。”季侯道：“虽蒙老爷见赐，但恐地方不容，又到别处首告，小人却那里当得起？”知县道：“既是地方要生事，唤书办写一张禁约起来。”叫他拿回粘在门首。季侯自谓得计，叩谢归家，将告示粘起。众人看见，知官府作主，料想不能够难为他，遂休息了这个念头。季侯便安心享用，又雇人开个酒店，尽是丰衣足食了。有诗为证：

一妻卖了一妻赔，又得金银随嫁来。

寄语循良贤大尹，钱粮从此不须催。

如今且说裴氏到了成家，那尚之虽是将近六旬的人，不十分好色，但在第一夜，免不得要应故事。正要思量扭捏一番，只见裴氏正颜厉色道：“你是高明的人，我有一句话，要与你讲。你今娶我来，不知是什么主意？若是为嗣续而计，已有两个儿郎了，料你也不为此；若为风流的勾当，莫说我不是宣淫爱色的人，就是你老人家，也要惜精养神，不消再提那被窝中的事了；若为家中没人照管，我自有法则，还你勤俭作家，不致浪费钱财，你也不须疑虑。”尚之道：“我今娶你，止为有些欠帐在外，我已老年，儿子又不知世事，我此时不去清楚，再等一两年，越不能勾出门了。因要出去，家中没人，故此娶你在家中支持，别无他意。”裴氏道：“若要支持家事，我已言过，还你勤俭，不消疑虑。你要讨帐，尽自出去不妨。但是一件，我与你既不同床，那房户也要分开。”原来尚之少年的时节，色上最是冷淡。况在六旬左右，纵使高兴，那阳物也未必就肯帮扶

他。扭捏的意思，止恐裴氏笑他没用，未免不成个夫妻二字。今见裴氏不肯，正中其机，便不敢多事，依他分房而卧了。如此又过几日，裴氏治家，却是井井有条，省费得宜。尚之甚是欢喜，遂择个吉日，一径出去勾销帐目。裴氏落得清闲自在，便取出那一两银子，叫成贤买些苧麻，昼夜纺绩。不一日，尚之归家，看见裴氏不得空闲，反觉过意不去，道：“我们虽不算个大富，也还过得日子，你何苦这等劳碌？”裴氏道：“我自有个道理，你休管我。”尚之见他听，只索由他。

自此三年有余，已积得十三四两银子。那时成贤已是娶过媳妇，他便劝尚之把家资分开，交与两个儿子掌管，自己供膳，却是轮流吃去。家中诸事料理停当，然后将所积的银子封好，朝着尚之跪下道：“我有一言相告，倘肯听我，生死不忘大德，若不肯听，只在此刻，永远相别了。”身边拔出一把小刀来，要做个自刎的模样。尚之慌了，忙夺住道：“你有什么言，我依你就是。”裴氏哭道：“我那丈夫分离已久，今日特地恳求，放我出去。这个银子，便是我赎身的财礼，尚少一两之数，待我出去叫丈夫补足。肯与不肯，只在此刻，别无他说。”尚之道：“你要去，也不是这等草草，须是与原媒说知，请你丈夫过来，表白你贞洁的一段事情，然后同去，才是正理。”裴氏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我便焚香礼拜，不敢忘你大德。”尚之思想，料来留他不住，倘或拗他，万一寻死觅活，真个做出事来，反为不美，况自己是已暮年，留他不是个了局，落得做个好人，也是阴德。当下遂去寻那陶三。不一时寻着了，把裴氏分房而卧，纺绩积起银子，今要归去的话，一一说知，陶三也自骇异。尚之道：“那个银子，我也不要了。他在我家辛勤几年，不惟不忘丈夫，就是我家事体，也自支持完备。这样奇女子，世上难得的，那几两银子，送他买果子吃罢。你快到李家去，说与季侯知道，同到我家来，待他领去，夫妇团圆，也是一桩好事。”说完别了陶三自去。那陶三不敢羁迟，忙到季侯那里，也不及叙寒温，把尚之的话细细述过。季侯下泪道：“当初我只道是个薄情妇人，原来有这等作用。他说要依我三件事，那深谋远虑，直到今日方知。”季侯即便带了银子，同陶三来到成家。尚之接见，连忙备起一桌酒来，替他夫妇相叙间阔之情，二来又为自己做个钱行的主人。那时季侯夫妇相会，互相伤感。少顷酒散，季侯取出银子，奉与尚之道：“财礼十五两，乞老丈收

明。”尚之道：“我已对陶兄说明，在下屈留尊嫂多年，甚是有罪。这几两银子，送与尊嫂，权作在下谢罪之礼。”又将裴氏所封的一并推还，再三不受。陶三道：“这是老丈的美意，实出至诚，到不消多辞了。”季侯方始收过，夫妇拜别出门。

才到自己门首，那须氏忙出来迎接。裴氏却感他扶持丈夫做起人家，须氏又敬他立志不苟，是个贤德的女中丈夫，遂两相敬重。是夜季侯欲与裴氏重叙旧情，裴氏道：“今夜且让我独宿，我曾许下一个愿心，明早要去城外昙花庵去烧香了愿。”季侯道：“若要烧香，须另拣个日子，从容可以去得，何必明早就去？”裴氏道：“我心愿如此，你莫阻我。”季侯只得顺从。当下季侯道：“我却不知娘子用心如此，我实负你多时。你那三件主意，我已明白，不消说了。独是临别的时节，你毫无苦楚，反觉欢然，却是何故？”裴氏道：“你一个男子汉，怎么这等不聪明？我总是要去的了，就使哭这一两声，也济不得什么事。我不过冷你的心肠，不要你思量我的意思。万一我做出许多不忍分离的光景，你凄凉的时候，怎禁得不要想念？倘或忧郁病出来，有谁知道？我欢然而去，纵使你想我，却便转念道：‘他薄情如此，思他何益？’留着这个有余不尽的深情，正为今日的缘故。”季侯方才感叹用意周密，向年认差了主意，懊悔不迭。

到明日季侯整备香烛，同裴氏到昙花庵来。原来那昙花庵是个女庵，只有两个老尼在内，一个叫做律凡，一个叫做介雪。那律凡从小出家，年已七旬，介雪有五十多岁，才出家得五六年光景。师徒两个，苦行焚修，又无施主，惟靠在外抄化过日。那介雪向日曾到成家化缘，故此裴氏与他相好，时常往来。当下进了庵门，介雪迎接进去，烧香礼拜已完，那律凡备茶相待。季侯催促回家，裴氏道：“我今此来，诸事已毕，心迹已明。我看须氏治家，必然能事。你所重者，无非身后无嗣，况他年纪又小，正好生男育女。我从此洒脱尘凡，清闲自在，岂非良策？可将昨日成家赠我这十三两银子，拿来与我为出家之资，你自回去，勤谨作家，不必念我了。”季侯惊问道：“娘子，你苦节多年，别离日久，今日幸得回家，正喜团圆有日。只道你烧香了愿，怎么要出起家来，是何缘故？娘子，你莫非恨我负你的恩情，或者你道是有了须氏，心中怨怅，故有此举么？但须氏之来，出自官府强逼，况且他又是个二形人，名虽是女，实与男子一般。